

# 一个被偷换的概念：社会资本

戴圣鹏

**【摘要】**社会资本是马克思的资本观与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与范畴，指的是社会所有的单个资本的总量，或者说社会的总资本量。马克思的社会资本概念及其思想是马克思分析资本的发展逻辑特别是分析资本积累与资本集中的一个关键性概念。但在当今的理论界与学术界，另一个版本的社会资本概念正在取代马克思的社会资本概念及其思想。这种兴起的社会资本概念及其思想，把社会的人际关系或社会的人际网络关系资源看做个人或社会组织的社会资本。这样一个被偷换与篡改了的社会资本概念，对马克思的资本观与政治经济学理论造成了巨大的理论冲击。它不仅故意抹去资本所具有的特定阶级属性，还在事实上模糊与混淆了社会资源与社会资本的关系界线。

**【关键词】**资本 社会资本 新型资本观 偷换与篡改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7)08-0006-04

什么是社会资本？这是一个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很明确的概念。但就是这样一个明确的概念与范畴，在当前的理论界与学术界，对其认识仍是存在问题的，对其使用也是界线模糊的。从认知的角度讲，这个概念的内容已被人所偷换，本真已不存在；从社会资本概念使用的角度讲，它既有经济学意义上的正确使用，更有非经济学意义上的泛用与滥用。

## 一、新型的社会资本概念

社会资本作为马克思的资本观与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作为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随着《资本论》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而被人们所深刻认识与熟知，并且经常作为现代经济学里面的一个重要学术术语，被广泛地应用于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中。但令人遗憾的是，社会资本作为一个经济术语的界定与适用边界，越来越变得模糊。近20年来，关于这个概念的内容与使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从这个概念被一些人引入社会学、伦理学与政治学之后，这个概念的内容不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概念的使用也同样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概念在当前人们的现实生活中的使用，以及在一些学者的理论认知上，已不再是纯粹经济学意义的，更不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意义的了。

对于这种异质于马克思社会资本范畴的社会资本概念，我们可以借用西方学者的一个表述来加以称

---

**作者简介** 戴圣鹏，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湖北 武汉，430079）。

呼。美国学者林南把这种不同于马克思资本观的资本观点与理论，称为“新型的资本观”。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这种建立在新型的资本观理论上的社会资本概念称之为“新型的社会资本”概念。这种新型的社会资本概念，其理论的发源地在当代西方，但作为一个在当代西方被广泛使用于社会学、伦理学与政治学的新型社会资本概念，在我国的兴起应始于上个世纪末。这种新型的社会资本概念是被国内的一些学者作为西方的新理论与新思想，引进中国的学术界与理论界的。这些如获至宝的学者迅速地把其相关理论用来解释中国当前的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并根据这个“新概念”与“新思想”给中国的社会问题开出了不少“良方”与“灵丹妙药”。在一些学者的大力传播与倡导之下，社会资本概念渐渐地被普通群众所认同与接受，并作为一种日常用语被人们所误读、泛用与滥用。

谈起新型的社会资本概念与思想，我们不能回避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在法国思想家或说当代新型资本理论的代表人物布尔迪厄看来：“社会资本，它是以社会义务（‘联系’）组成的，这种资本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某种高贵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的。”<sup>[1]</sup>从布尔迪厄对其社会资本概念的描述来看，社会资本并不属于经济资本的范畴。换句话讲，在布尔迪厄的资本观中，社会资本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虽然其使用了资本这一概念或范畴形式。纵观布尔迪厄的资本观，资本存在着三种基本的形态，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基本形态。而社会资本作为资本的三种基本形态之一，它在本质上，既不同于经济资本，也不同于文化资本，而是一种以社会联系或社会义务形式出现的非经济资本形态。这种非经济资本形态，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sup>[2]</sup>这些资源同对某种持久性的体制化关系的社会网络的占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特定行动者占有的社会资本的数量，依赖于行动者可以有效加以运用的联系网络的规模的大小，依赖于和他有联系的每个人以自己的权力所占有的（经济的、文化的、象征的）资本数量的多少。”<sup>[3]</sup>从布尔迪厄对社会资本的描述性论述来看，社会资本的实质就是一种可能转化为经济资本的社会网络关系资源，简明地说就是特定者的社会关系资源。显然这种社会资本概念或思想，并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其缘由就在于，布尔迪厄的社会资本概念与思想同马克思的社会资本概念与思想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马克思资本观的视野中，资本并不是作为一种一般性的社会关系而存在的，而是作为特定的生产关系，即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存在的。资本作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它从根本上决定着整个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关系的社会性质，并使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关系打上资本的印记，但这并不意味着被打上了资本印记的任何社会关系都可以转变为资本自身。

以布尔迪厄为代表的现代西方的新型资本观与思想之所以能够流行起来，并被西方学者很快认可与接受，这与现当代以来西方学术界与理论界很多学者极力否定马克思的资本观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学术理论传统是密不可分的。对于以布尔迪厄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新型资本观与思想的倡导者与传播者看来，把所有资源都视为资本的观点与思想，既否定了资本作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所具有的阶级性与历史性，也否定了资本的发展逻辑必然会导致的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的思想，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灭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会实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必然性。总而言之，从以布尔迪厄为代表的现代西方的新型资本观的理论逻辑来看，人类社会不仅经济基础是可以资本化的，社会上层建筑也是可以被资本化的，也同样可以以资本的形式表现出来。依据他们的理论逻辑，人类社会从其诞生以来就是一个被资本化的人类社会，就是一个以资本为主导的社会，而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历史时期的人都在追逐着自己的资本，都在努力使自己成为资本的拥有者与占有者。可见，依据布尔迪厄的资本观及其理论逻辑，人类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是资本的追逐者与占有者，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资本家”。

## 二、马克思的社会资本概念与内涵

为了更好地揭露西方新型社会资本概念与思想的真实面目与理论目的，揭示其理论的非马克思主义性质以及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很有必要对马克思的社会资本概念与思想做一个理论的梳理与澄清。

社会资本是马克思分析资本的运动与发展，特别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增长与资本集中的—

十分重要的概念与范畴。在马克思的资本观与政治经济学中，社会资本是相对于私人资本或单个资本而言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就明确指出过社会资本指的是什么。他说：“投入一定生产部门的许许多多单个资本，在构成上或多或少是不同的。把这些资本的一个个构成加以平均，就得出这个生产部门的总资本的构成。最后，把一切生产部门的平均构成加以总平均，就得出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的构成”。<sup>[4]</sup> 马克思在论述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时，更明确地指出，社会资本即社会总资本：“如果我们考察社会资本，即总资本——各单个资本只是他的组成部分”。<sup>[5]</sup> 从马克思的关于社会资本的几个经典论述来看，社会资本指的就是社会一切生产部门的所有单个资本的总量，也就是指社会的总资本量，即社会总资本。从马克思对社会资本的理解与把握来看，社会资本从其根本性质的角度讲，是一个经济概念或经济范畴，而不是指的其他什么范畴。纵观马克思对资本的理解与把握，资本是作为一个经济范畴存在的，而作为社会一切生产部门的所有单个资本的总和的社会资本，必然也是作为经济范畴而存在的。在马克思的资本观与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中，只有经济范畴意义上的资本概念与思想，而没有其他范畴意义上的资本概念与思想。像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那样把资本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的观点与思想，既不符合资本的实质，也是对资本的一种歪曲与滥用。任何从非经济意义上来理解资本与资本的发展逻辑的思想，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也是不具科学性与合理性的。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而不是人类社会一切历史时代的产物；资本所代表的是特定的历史生产关系，而不是一切历史时代的生产关系；资本代表的是特定阶级的利益，而不是人类社会所有阶级的利益。资本是私有制社会最为发达的生产关系，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与阶级利益。它是资本主义社会“普照的光”，是资本主义社会统治一切的经济权力。

社会资本作为社会总资本，是由社会各个单个资本所构成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的资本的再生产中，增加社会资本，就必须增加社会各个单个资本的总量。也就是说，要使社会中的各个单个资本获得增长与积累，只有实现了单个资本的增长与积累，或者说单个资本的增殖，社会资本才会获得增长，社会总资本量才会增加。“社会资本的增长是通过许多单个资本的增长来实现的。”<sup>[6]</sup>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单个资本的增长与积累，需要经历一个完整的资本生产过程才可能实现。因此，如何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中扩大生产和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并加速自身单个资本的增长与积累，如何把社会资本集中在自己的控制与支配之下，也就逐渐成为资本家必然要重点考虑的问题。社会资本的存在，特别是闲余的社会资本的存在，为单个资本家或某些资本家实现资本的集中提供了历史条件与可能。

社会资本的总量，取决于各个私人资本或单个资本的总量，同样，社会资本的增长，也同样取决于私人资本或单个资本的增长与积累。一般说来，如果单个资本增长了，社会资本也会实现其增长。从马克思的历史观与资本观来看，要实现社会资本总量的增长，就必须扩大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实现资本的积累。如果说与资本积累对应的是雇佣工人数量的增加，那么与社会资本总量增长相对应的则是整个社会雇佣工人数量的增长。社会资本的增长，意味着社会财富不断地向资本家手中转移与集中，因此，与社会资本总量不断增长相对应的必然是雇佣工人的越来越赤贫。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资本是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总和。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每个单个的资本家在不断地实现自身单个资本不断增殖与积累的过程，必然会使社会资本总量得到增长，而单个资本的增殖与积累的秘密在于对于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与支配。因此，资本的积累与增殖，或者说社会资本的增长，必然意味着资本家对雇佣工人剥削的加重与加深。总而言之，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与资本观的视野中，资本的增殖与社会资本的增长，同时也是无产阶级人数的增加与相对赤贫的加剧，也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的进一步加剧。这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

### 三、新型社会资本思想对马克思资本观的理论危害

众所周知，社会资本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或范畴，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其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是有其特定的内涵的。任何对马克思的社会资本概念的偷换与篡改，都可能引起人

们认知上的混乱和使用上的困惑。西方的新型资本理论，把社会资本解读为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其社会关系资源的思想，不仅完全颠覆了马克思的社会资本概念的内涵，还在理论上以及事实上去除了马克思的社会资本概念以及思想本身所具有的阶级属性，即资产阶级的属性。社会资本从马克思所指的社会所有的单个资本的总量，被偷换与篡改为个人或社会组织所具有或拥有的社会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资源。这样，我们就发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与学术研究中，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社会资本概念及其思想被民众与学者在不同的领域内加以使用。有人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使用，有人从西方新型资本理论的意义上来使用，还有人通过模糊其二者的界限来使用，甚至有人把西方的新社会资本概念当做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思想来使用。但现在最为严重的是越来越多的民众与学者从非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使用社会资本概念，并大有替换马克思的资本观及其社会资本概念的意图与趋势。这种意图与趋势，不得不引起马克思主义者及其研究者的注意。

如果西方的新型资本观及其社会资本概念成为一种主导性的学术话语，成为人们现实生活中一种普遍的社会理念，成为一种被人们认可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话，那对于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来说，将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按照西方的新型资本观及其社会资本概念的理论实质与思想逻辑，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思想中，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会把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资源，包括自然资源，也包括社会资源，都当做资本来经营，都会试图把一切非经济性的资源努力变成经济性的资源，即经济资本。在马克思看来，一些不可能成为资本的东西，都会被人们当做资本来看待与使用，并把它们当做个人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与工具。按照西方的新型资本观的理论逻辑，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转变为资本的，亲情关系、朋友关系，社会上存在的一切关系，都是可以视为资本并当做资本来使用的。亚当·斯密的经济人与道德人的思想在西方的新型资本理论中也是不成立的，因为按照他们的理论逻辑，道德也可以被视为是资本的。不仅道德可以视为资本，像政治、美貌等，都可以冠之予“资本”的称谓。西方的新型资本理论把个人或社会组织的社会关系以及资源看做社会资本，看做个人或社会组织可以通过经营将其转化为经济利益或经济资本的思想，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除了经济利益关系或者资本关系之外，不存在其他任何形式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理论的视野中变成了每日都在算计着自己的资本的“资本家”。在这样一个每一个人都为了自己的经济资本与经济利益而不断追逐着其他形式的资本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成了资本的奴隶，成了一个眼里只有资本而没有其他东西的异化的人。西方的新型资本理论及其社会资本思想，不仅掩盖与美化了资本不断追求与榨取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最大化的秘密，还在事实上把每一个人都推进了资本家的“共荣圈”中。那些依靠剥削与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果实为生的资本家在道义上获得了解脱与辩护，而那些不得不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的“新型资本家”却最终在对新型资本的追逐中耗尽了自己的人生。西方的新型资本理论及其社会资本思想，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给所有人奋斗的目标与公平的机会，而其真实的目的只不过在为资产阶级的长久执政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永恒存在做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辩护而已。

总而言之，无论西方的新型资本理论及其社会资本思想如何具有理论性与煽动性，都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它们始终是站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立场与利益上来为其自身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做辩护，而不可能为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做理论辩护。

#### [ 参考文献 ]

[1][2][3]《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2、202、202页。

[4][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74、386、280页。

责任编辑：罗 苹